

金庸

射鵰英雄傳

金庸作品集

金  
庸著

射雕英雄传

第四集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射雕英雄传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9.4

ISBN 7-108-01258-8

I.射… II.金… III.侠义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410 号

### 敬告读者

本书由查良镛先生授权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地区独家出版发行

凡购买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向原购书店退换,售书店通过原批发渠道向我店退换。

## 射雕英雄传 (共四册)

责任编辑 薛松奎  
封面设计 宁成春  
版式设计 赵学兰 姜仕依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)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

---

|     |  |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|----|---------|
| 版 次 |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印张 | 39.875  |
|     | 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字数 | 1056 千字 |
| 开 本 | 740×900 毫米 32 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         |
| 印 数 | 00,001—50,100 册 ISBN 7-108-01258-8/1·232 |    |         |

---

口袋本定价共四册 47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鸳鸯锦帕    | 949  |
| 第三十二回 | 湍江险滩    | 983  |
| 第三十三回 | 来日大难    | 1009 |
| 第三十四回 | 岛上巨变    | 1025 |
| 第三十五回 | 铁枪庙中    | 1059 |
| 第三十六回 | 大军西征    | 1087 |
| 第三十七回 | 从天而降    | 1117 |
| 第三十八回 | 锦囊密令    | 1147 |
| 第三十九回 | 是非善恶    | 1171 |
| 第四十回  | 华山论剑    | 1195 |
| 附录一   | 成吉思汗家族  | 1224 |
| 附录二   | 关于“全真教” | 1252 |
| 后 记   |         | 1260 |

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鸳鸯锦帕    | 949  |
| 第三十二回 | 湍江险滩    | 983  |
| 第三十三回 | 来日大难    | 1009 |
| 第三十四回 | 岛上巨变    | 1025 |
| 第三十五回 | 铁枪庙中    | 1059 |
| 第三十六回 | 大军西征    | 1087 |
| 第三十七回 | 从天而降    | 1117 |
| 第三十八回 | 锦囊密令    | 1147 |
| 第三十九回 | 是非善恶    | 1171 |
| 第四十回  | 华山论剑    | 1195 |
| 附录一   | 成吉思汗家族  | 1224 |
| 附录二   | 关于“全真教” | 1252 |
| 后 记   |         | 1260 |







一灯大师述说当年与刘贵妃之间的种种恩怨爱憎。郭靖与黄蓉坐在他面前蒲团上倾听。渔、樵、耕、读四弟子侍立于一灯大师身后。

## 第三十一回 鸳鸯锦帕

一灯大师低低叹了口气道：“其实真正的祸根，还在我自己。我大理国小君，虽不如中华天子那般后宫三千，但后妃嫔御，人数也是众多，唉，这当真作孽。想我自来好武，少近妇人，连皇后也数日难得一见，其余贵妃宫嫔，哪里还有亲近的日子？”说到此处，向四名弟子道：“这事的内里因由，你们原也不知其详，今日好叫你们明白。”

黄蓉心道：“他们当真不知，总算没有骗我。”只听一灯说道：“我众妃嫔见我日常练功学武，有的瞧着好玩，缠着要学，我也就随便指点一二，好教她们练了健身延年。内中有一个姓刘的贵妃，天资特别颖悟，竟然一教便会，一点即透，难得她年纪轻轻，整日勤修苦练，武功大有进境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那日她在园中练武，却给周伯通周师兄撞见了。那位周师兄是个第一好武之人，生性又是天真烂漫，不知男女之防，眼见刘贵妃练得起劲，立即上前和她过招。周师兄得自他师哥王真人的亲传，刘贵妃哪里是他对手……”

黄蓉低声道：“啊哟，他出手不知轻重，定是将刘贵妃打伤了？”

一灯大师道：“人倒没有打伤，他是三招两式，就以点穴法将刘贵妃点倒，随即问她服是不服。刘贵妃自然钦服。周师兄解开她的穴道，甚是得意，便即高谈阔论，说起点穴功夫的秘奥来。刘贵妃本来就在求我传她点穴功夫，可是你们想，这门高深武功，我如何能传给后宫妃嫔？她听周师兄这么说，正是投其所好，当即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。”



黄蓉道：“咳，那老顽童可得意啦。”一灯道：“你识得周师兄？”黄蓉笑道：“咱们是老朋友了，他在桃花岛上住了十多年没离开一步。”一灯道：“他这样的性儿，怎能呆得住？”黄蓉笑道：“是给我爹爹关着的，最近才放了他。”一灯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周师兄身子好吧？”黄蓉道：“身子倒好，就是越老越疯，不成样儿。”指着郭靖，抿嘴笑道：“老顽童跟他拜了把子，结成了义兄义弟。”

一灯大师忍不住莞尔微笑，接着说道：“这点穴功夫除了父女、母子、夫妇，向来是男师不传女徒，女师不传男徒的……”黄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一灯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啊。你想，若非周身穴道一一摸到点到，这门功夫焉能授受？”黄蓉道：“那你不是点了我周身穴道吗？”那渔人与农夫怪她老是打岔，说些不打紧的闲话，齐向她横了一眼。黄蓉也向两人白了一眼，道：“怎么？我问不得吗？”一灯微笑道：“问得问得。你是小女孩儿，又是救命要紧，那自作别论。”黄蓉道：“好罢，就算如此。后来怎样？”

一灯道：“后来一个教一个学，周师兄血气方刚，刘贵妃正当妙龄，两个人肌肤相接，日久生情，终于闹到了难以收拾的田地……”黄蓉欲待询问，口唇一动，终于忍住，只听一灯接着道：“有人前来对我禀告，我心中虽气，碍于王真人面子，只是装作不晓，哪知后来却给王真人知觉了，想是周师兄性子爽直，不善隐瞒……”黄蓉再也忍不住，问道：“什么事啊？什么事闹到难以收拾？”一灯一时不易措辞，微一踌躇才道：“他们并非夫妇，却有了夫妇之事。”

黄蓉道：“啊，我知道啦，老顽童和刘贵妃生了个儿子。”一灯道：“唉，那倒不是。他们相识才十来天，怎能生儿育女？王真人发觉之后，将周师兄捆绑了，带到我跟前来让我处置。我们学武之人义气为重，女色为轻，岂能为一个女子伤了朋友交情？我当即解开他的捆绑，并把刘贵妃叫来，命他们结成夫妇。哪知周师兄大叫大嚷，说道本来不知这是错事，既然这事不好，那就杀他头也决计不干，无论如何不肯娶刘贵妃为妻。当时王真人叹道：若不是早知他傻里傻气，不分好歹，做出这等大坏门规之事来，

早已一剑将他斩了。”

黄蓉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老顽童好险！”

一灯接着道：“这一来我可气了，说道：‘周师兄，我确是甘愿割爱相赠，岂有他意？自古道：兄弟如手足，夫妻如衣服。区区一个女子，又当得什么大事？’”

黄蓉急道：“呸，呸，伯伯，你瞧不起女子，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。”那农夫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道：“你别打岔，成不成？”黄蓉道：“他说话不对，我定然要驳。”在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，一灯大师既是君，又是师，对他说出来的话，别说口中决不会辩驳半句，连心中也是奉若神圣，这时听得黄蓉信口恣肆，都不禁又惊又怒。

一灯大师却并不在意，继续讲述：“周师兄听了这话，只是摇头。我心中更怒，说道：‘你若爱她，何以坚执不要？倘若并不爱她，又何以做出这等事来？我大理国虽是小邦，难道容得你如此上门欺辱？’周师兄呆了半晌不语，突然双膝跪地，向着我磕了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‘段皇爷，是我的不是，你要杀我，也是该的，我不敢还手。’我万料不到他竟会如此，一时无言可对，只道：‘我怎会杀你？’他道：‘那么我走啦！’从怀中抽出一块锦帕，递给刘贵妃道：‘还你。’刘贵妃惨然一笑，却不接过。周师兄松了手，那锦帕就落在我的足边。周师兄更不打话，扬长出宫，一别十余年，此后就没再听到他的音讯。王真人向我道歉再三，跟着也走了，听说他是年秋天就撒手仙游。王真人英风仁侠，并世无出其右，唉……”

黄蓉道：“王真人的武功或许比你高些，但说到英风仁侠，我看也就未必胜得过伯伯。他收的七个弟子就都平平无奇，差劲得很。那块锦帕后来怎样？”

四弟子心中都怪她女孩儿家就只留意这些手帕啦、衣服啦的小事，却听师父说道：“我见刘贵妃失魂落魄般地呆着，心中好生气恼，拾起锦帕，只见帕上织着一幅鸳鸯戏水之图，咳，这自是刘贵妃送给他的定情之物啦。我冷笑一声，却见一对鸳鸯之旁，还绣着一首小词……”黄蓉心中一凛，忙问：“可是‘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’？”那农夫厉声喝道：“连我们也不知，你怎么又知道

了？老是瞎说八道地打岔！”哪知一灯大师却叹道：“正是这首词，你也知道了？”

此言一出，四大弟子相顾骇然。

郭靖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我想起啦。那日在桃花岛上，周大哥给毒蛇咬了，神智迷糊，嘴里便翻来覆去地念这首词。正是，正是……四张机，鸳鸯织就……又有什么什么头先白。蓉儿，还有什么？我记不得了。”黄蓉低声念道：“四张机，鸳鸯织就欲双飞。可怜未老头先白。春波碧草，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。”

郭靖伸掌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一点儿也不错。周大哥曾说美貌女子见不得，一见就会得罪好朋友，惹师哥生气，又说决不能让她摸你周身穴道，否则要倒大霉。蓉儿，他还劝我别跟你好呢。”黄蓉嗔道：“呸，老顽童，下次见了，瞧我拧不拧他耳朵！”忽然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那天在临安府，我随口开了个玩笑，说他娶不成老婆，老顽童忽然发了半天脾气，颠倒为了这个。”郭靖道：“我听瑛姑念这首词，总好像是听见过的，可是始终想不起来。咦，蓉儿，瑛姑怎么也知道？”黄蓉叹道：“唉，瑛姑就是那位刘贵妃啊。”

四大弟子中只有那书生已猜到了五六成，其余三人都极是惊异，一齐望着师父。

一灯低声道：“姑娘聪明伶俐，果真不愧是药兄之女。刘贵妃小名一个‘瑛’字。那日我将锦帕掷了给她，此后不再召见。我郁郁不乐，国务也不理会，整日以练功自遣……”

黄蓉插嘴道：“伯伯，你心中很爱她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不爱，就不会老是不开心啦。”四大弟子恼她出言无状，齐声叫道：“姑娘！”黄蓉道：“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伯伯，你说我错了吗？”

一灯黯然道：“此后大半年中，我没召见刘贵妃，但睡梦之中却常和她相会。一天晚上半夜梦回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决意前去探望。我也不让宫女太监知晓，悄悄去她寝宫，想瞧瞧她在干些什么。刚到她寝宫屋顶，便听得里面传出一阵儿啼之声。咳，屋面上霜浓风寒，我竟怔怔地站了半夜，直到黎明方才下来，就此得了一场大病。”

黄蓉心想他以皇帝之尊，深更半夜在宫里飞檐走壁，去探望自己妃子，实在大是奇事。四弟子却想起师父这场病不但势头凶猛，而且缠绵甚久，以他这身武功，早就风寒不侵，纵有疾病，也不致久久不愈，此时方知当年是心中伤痛，自暴自弃，才不以内功抵御病魔。

黄蓉又问：“刘贵妃给你生了个儿子，岂不甚好？伯伯你干吗要不开心？”一灯道：“傻孩子，这孩子是周师兄生的。”黄蓉道：“周师兄早就走啦，难道他又偷偷回来跟她相会？”一灯道：“不是的。你没听说过‘十月怀胎’这句话吗？”

黄蓉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啊，我明白啦。那小孩儿一定生得很像老顽童，两耳招风，鼻子翘起，否则你怎知不是你生的呢？”一灯大师道：“那又何必见到方知？这些日子中我不曾和刘贵妃亲近，孩子自然不是我的了。”黄蓉似懂非懂，但知再问下去必定不妥，也就不再追问。

只听一灯道：“我这场病生了大半年，痊愈之后，勉力排遣，也不再去想这回事。过了两年有余，一日夜晚，我正在卧室里打坐，忽然门帷掀起，刘贵妃冲了进来。门外的太监和两名侍卫急忙阻拦，但哪里拦得住，都被她挥掌打了开去。我抬起头来，只见她臂弯里抱着孩子，脸上神色惊恐异常，跪在地上放声大哭，只是磕头，叫道：‘求皇爷开恩，大慈大悲，饶了孩子！’

“我起身一瞧，只见那孩子满脸通红、气喘甚急，抱起来细细查察，他背后肋骨已折断了五根。刘贵妃哭道：‘皇爷，贱妾罪该万死，但求皇爷赦了孩子的小命。’我听她说得奇怪，问道：‘孩子怎么啦？’她只是磕头哀求。我问：‘是谁打伤他的？’刘贵妃不答，只哭叫：‘求皇爷开恩饶了他。’我摸不着头脑。她又道：‘皇爷赐我的死，我决无半句怨言，这孩子，这孩子……’我道：‘谁又来赐你死啦？到底孩子是怎么生伤的？’刘贵妃抬起头来，颤声道：‘难道不是皇爷派侍卫来打死这孩子吗？’我知事出跷蹊，忙问：‘是侍卫打伤的？哪个奴才这么大胆？’刘贵妃叫道：‘啊，不是皇爷的圣旨，那么孩子有救啦！’说了这句话，就昏倒在地上。

“我将她扶起，放在床上，把孩子放在她身边。过了半晌，她

才醒了转来，拉住我手哭诉。原来她正拍着孩子睡觉，窗中突然跃进一个蒙了面的御前侍卫，拉起孩子，在他背上拍了一掌。刘贵妃急忙上前阻拦，那侍卫一把将她推开，又在孩子胸口拍了一掌，这才哈哈大笑，越窗而出。那侍卫武功极高，她又认定是我派去杀她儿子，当下不敢追赶，径行来我寝宫哀求。

“我越听越是惊奇，再细查孩子的伤势，却瞧不出是被什么功夫所伤，只是带脉已被震断，那刺客实非庸手。可是他又显然手下留情，婴儿如此幼弱，居然身受两掌尚有气息。当下我立即到她的卧室查看，瓦面和窗槛上果然留着极淡的足印。我对刘贵妃道：‘这刺客本领甚高，尤其轻功非同小可。大理国中除我之外，再无第二人有此功力。’刘贵妃忽然惊呼：‘难道是他？他干吗要杀死自己儿子？’她此言一出，脸色登时有如死灰。”

黄蓉也是低低惊呼一声，道：“老顽童不会这么坏吧？”一灯大师道：“当时我却以为定是周师兄所为。除他之外，当世高手之中，又有谁会无缘无故地来加害一个婴儿？料得他是不愿留下孽种，贻羞武林。刘贵妃说出此言，又羞又急，又惊又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然又道：‘不，决不是他！那笑声定然不是他！’”我道：‘你在惊惶之中，怎认得明白？’”她道：‘这笑声我永远记得，我做了鬼也忘不了！不，决不是他！’”

众人听到这里，身上都骤感一阵寒意。郭靖与黄蓉心中泛起瑛姑的言语容貌，想像当日她说那几句话时咬牙切齿的神情，不禁凛然畏怖。

一灯大师接着道：“当时我见她说得如此斩钉截铁，也就信了。只是猜想不出刺客到底是谁。我也曾想，难道是王真人的弟子马钰、丘处机、王处一他们之中的一个？为了保全全真教的令誉，竟尔千里迢迢地赶来杀人灭口……”

郭靖口唇动了一下，要待说话，只是不敢打断一灯大师的话头。一灯见了，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，但说不妨。”郭靖道：“马道长、丘道长他们都是侠义英雄，决不会做这等事。”一灯道：“王处一我曾在华山见过，人品确是很不错的。旁人如何就不知了。不过若是他们，轻轻一掌就打死了婴儿，却何以又打得他半死不

活？”

他抬头望着窗子，脸上一片茫然，十多年前的这个疑团，始终没能在心中解开，禅院中一时寂静无声，过了片刻，一灯道：“好，我再说下去……”

黄蓉忽然大声说道：“确然无疑，定是欧阳锋。”一灯道：“后来我也猜想到他。但欧阳锋是西域人，身材极是高大，比常人要高出一个头。据刘贵妃说，那凶手却又较常人矮小。”黄蓉道：“这就奇了。”

一灯道：“我当时推究不出，刘贵妃抱着孩子只是哭泣。这孩子的伤势虽没黄姑娘这次所受的沉重，只是他年纪幼小，抵挡不起，若要医愈，也要我大耗元气。我踌躇良久，见刘贵妃哭得可怜，好几次想开口说要给他医治，但每次总想到只要这一出手，日后华山二次论剑，再也无望独魁群雄，《九阴真经》休想染指。唉，王真人说此经是武林的一大祸端，伤害人命，戕贼人心，实是半点不假。为了此经，我仁爱之心竟然全丧，一直沉吟了大半个时辰，方始决定为他医治。唉，在这大半个时辰之中，我实是个禽兽不如的卑鄙小人。最可恨的是，到后来我决定出手治伤，也并非改过迁善，只是抵挡不住刘贵妃的苦苦哀求。”

黄蓉道：“伯伯，我说你心中十分爱她，一点儿也没讲错。”

一灯似乎没听见她的话，继续说道：“她见我答应治伤，喜得晕了过去。我先给她推宫过血，救醒了她，然后解开孩子的襁褓，以使用先天功给他推拿，哪知襁褓一解开，露出了孩子胸口的肚兜，登时叫我呆在当地，做声不得。但见肚兜上织着一对鸳鸯，旁边绣着那首‘四张机’的词，原来这个肚兜，正是用当年周师兄还给她那块锦帕做的。”

“刘贵妃见到我的神情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她脸如死灰，咬紧牙关，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对着自己胸口，叫道：‘皇爷，我再无面目活在人世，只求你大恩大德，准我用自己性命换了孩子性命，我来世做犬做马，报答你的恩情。’说着匕首一落，猛往心口插入。”

众人虽明知刘贵妃此时尚在人世，但也都不禁低声惊呼。

一灯大师说到此处，似乎已非向众人讲述过去事迹，只是自言自语：“我急忙使擒拿法将她匕首夺下，饶是出手得快，但她匕首已伤了肌肤，胸口渗出大片鲜血。我怕她再要寻死，点了她手足的穴道，包扎了她胸前伤口，让她坐在椅上休息。她一言不发，只是望着我，眼中尽是哀恳之情。我们两人都不说一句话，那时寝宫中只有一样声音，就是孩子急促的喘气声。”

“我听着孩子的喘气，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：她最初怎样进宫来，我怎样教她练武，对她怎样宠爱。她一直敬重我、怕我，柔顺地侍奉我，不敢有半点违背我的心意，可是她从来没真心爱过我。我本来不知道，可是那天见到她对周师兄的神色，我就懂了。一个女子真正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原来竟会这样地瞧他。她眼怔怔地望着周师兄将锦帕投在地上，眼怔怔地望着他转身出宫。她这片眼光叫我寝不安枕、食不甘味地想了几年，现在又见到这片眼光了。她又在为一个人而心碎，不过这次不是为了情人，是为她的儿子，是她跟情人生的儿子！”

“大丈夫生当世间，受人如此欺辱，枉为一国之君！我想到这里，不禁怒火填膺，一提足，将面前一张象牙圆凳踢得粉碎，抬起头来，不觉呆了，我道：‘你……你的头发怎么啦？’她好似没听见我的话，只是望着孩子。我以前真的不懂，一个人的目光之中，能有这么多的疼爱，这么多的怜惜。她这时已知我是决计不肯救这孩子的了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多看一刻是一刻。”

“我拿过一面镜子，放在她面前，道：‘你看你的头发！’原来刚才这短短几个时辰，在她宛似过了几十年。那时她还不过十八九岁，这几个时辰中惊惧、忧愁、悔恨、失望、伤心，诸般心情夹攻，鬓边竟现出了无数白发！”

“她全没留心自己的容貌有了什么改变，只怪镜子挡住了她眼光，使她看不到孩子，她说：‘镜子，拿开。’她说得很直率，忘了我是皇爷，是主子。我很奇怪，心里想：她一直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怎么这时却全不理睬？当下将镜子掷开，只见她目不转瞬地凝视着孩子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会盼望得这么恳切，只盼那孩子能活着。我知道，她恨不得自己的性命能钻到孩子的身体里，代

替他那正在一点一滴失却的性命。”

说到这里，郭靖与黄蓉同时互望了一眼，心中都想：“当我受了重伤，眼见难愈之时，你也是这样地瞧着我啊。”两人不自禁地伸出手去，握住了对方的手，两颗心勃勃跳动，感到全身温暖，当听到别人伤心欲绝的不幸之时，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，因为亲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着，因为她的伤势已经好了，不会再死。是的，不会再死，在这两个少年人的心中，对方是永远不会死的。

只听一灯大师继续说道：“我实在不忍，几次想要出手救她孩子，但那块锦帕平平正正地包在孩子胸口。锦帕上绣着一对鸳鸯，亲亲热热地头颈偎倚着头颈，这对鸳鸯的头是白的，这本来是白头偕老的口彩，但为什么说‘可怜未老头先白’？我一转头见到她鬓边的白发，忽然出了一身冷汗，我心中又刚硬起来，说道：‘好，你们俩要白头偕老，却把我冷冷清清地撇在宫里做皇帝！这是你俩生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耗损精力来救活他？’

“她向我望了一眼，这是最后的一眼，眼色中充满了怨毒与仇恨。她以后永远没再瞧我，可是这一眼我到死也忘不了。她冷冷地道：‘放开我，我要抱孩子！’她这两句话说得十分严峻，倒像她是我的主子，叫人难以违抗，于是我解开了她穴道。她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孩子一定痛得难当，想哭，但哭不出半点声音，小脸儿涨得发紫，双眼望着母亲，求她相救。可是我心中刚硬，没半点儿慈心。我见她头发一根一根地由黑变灰，由灰变白，不知这是我心中的幻象，还是当真如此，只听她柔声道：‘孩子，妈没本事救你，妈却能叫你不受苦，你安安静静地睡吧，睡吧，孩子，你永远不会醒啦！’我听她轻轻地唱起歌儿来哄着孩子，唱得真好听，喏喏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你们听！”

众人听他如此说，却听不到半点歌声，不禁相顾骇然。那书生道：“师父，你说得累了，请歇歇罢。”

一灯大师恍若不闻，继续说道：“孩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但随即又痛得全身抽动。她又柔声道：‘我的宝贝心肝，你睡着了，身上就不痛啦，一点儿也不苦啦！’猛听得喀嚓一声，她一匕首插在孩子心窝之中。”



黄蓉一声惊呼，紧紧抓住郭靖手臂，其余各人也是脸上均无半点血色。

一灯大师却不理会，又道：“我大叫一声，退了几步，险些摔倒，心中混混沌沌，一片茫然。只见她慢慢站起身来，低低地道：‘总有一日，我要用这匕首在你心口也戳一刀。’她指着自已手腕上的玉环，说道：‘这是我进宫那天你给我的，你等着吧，哪一天我把玉环还你，哪一天这匕首跟着也来了！’”一灯说到这里，把玉环在手指上又转了一圈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就是这玉环，我等了十几年，今天总算等到了。”

黄蓉道：“伯伯，她自己杀死儿子，与你何干？孩子又不是你打伤的。况且她用毒药害你，纵使当年有什么仇怨，也是一报还一报地清偿了。我到山下去打发她走路，不许她再来骚扰……”

她话未说完，那小沙弥匆匆进来，道：“师父，山下又送来这东西。”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布包。一灯接过揭开，众人齐声惊呼，原来包内正是那锦帕所做的婴儿肚兜。

锦缎色已变黄，上面织着的那对鸳鸯却灿然如新。两只鸳鸯之间穿了一个刀孔，孔旁是一滩已变成黑色的血迹。

一灯呆望肚兜，凄然不语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鸳鸯织就欲双飞，嘿，欲双飞，到头来总成一梦。她抱着儿子的尸体，纵声长笑，从窗中一跃而出，飞身上屋，转眼不见了踪影。我不饮不食，苦思了三日三夜，终于大彻大悟，将皇位传给我大儿子，就此出家为僧。”

他指着四个弟子道：“他们跟随我久了，不愿离开，和我一起到大理城外的天龙寺住。起初三年，四人轮流在朝辅佐我儿，后来我儿熟习了政务，国家清平无事。我们又遇上大雪山采药、欧阳锋伤人之事，大伙儿搬到了这里，也就没再回大理去。

“我心肠刚硬，不肯救那孩子性命，此后十来年中，日日夜夜叫我不得安息，总盼多救世人，赎此大罪。他们却不知我的苦衷，总是时加阻拦。唉，其实，就算救活千人万人，那孩子总是死了，除非我把自己性命还了他，这罪孽又哪能消除得了？我天天在等候瑛姑的消息，等她来把匕首刺入我心窝之中，怕只怕等不